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九目録

秦

戰國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二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秦

帝顓頊之苗裔嬴姓周宣王時秦仲子莊公為西垂大夫莊公子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始封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至惠文君始稱王五傳至始皇遂并天下傳二世共享國十五年而亡○按舊選本多以戰國策為秦文其時周厯未改當仍繫之周令錄國策所不載如孝公令見秦之始霸趙良說商君見鞅能彊秦而不終李斯諫逐客知秦能用人以并天下及子嬰諫二世著秦之所以亡定

孝公亟思光復先業博謀於賓客羣臣得勵精圖治之意惜乎不知修德行仁沾沾於奇計彊秦也

水心葉適曰秦孝公出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

為秦文而鶡忌子諸篇無所附麗并錄於此卷

戰國策

孝公下令國中孝公名渠梁獻公之子秦自繆公始霸至孝公而復彊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秦四君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

年穆公舊事常鏡見之宜其興也人未有求自強而不獲者彼不幸而得商鞅百餘年秦亦亡遺患萬世悲夫

商鞅以殘忍鍥刻之性變法速效苟且目前何暇計治理之純疵耶孝公舉國以從誤矣

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按秦文如始皇令丞相御史議帝號及封禪諸石刻其辭皆夸大所謂作而不法者孝公此篇雖僅主富彊而能振先業招賢士爲兼并之籍故録之

趙良說商君

商鞅衛公子姓公孫氏秦孝公用之定變法之令封之商於號爲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孟蘭皋人姓名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守溪王鏊曰趙良說商君皆正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臣熙曰平叙兩人行事摹寫曲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盡自覺優考運庭

應德唐順之曰殘刑數事明與

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謂送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大子之師傅殘傷

五羖大夫施德相反出盛車從明與五羖大夫行於國中相反

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

臣正治曰商鞅結怨已深未可以灌園解免況怨忠言而甘朝露乎是其識出應侯下矣

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闟鋋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格○闟亦作鈒同所及反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周書之言孔子所删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古人蒐羅賢才招以弓旌縻以好爵若既入其國而以客逐之則非矣李斯本邪辟之學此篇論取材宜廣則不可以人廢言也

君弗從孝公卒後鞅出亡秦攻而族之

李斯諫逐客書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後入秦佐始皇幷天下為丞相二世時族誅○時秦方逐客斯為客卿亦在逐中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臣德宜曰秦以客興亦以客亡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王昆岡

如斯者藺氏之功首罪魁即返之不為過然此書終不以人廢也

在于閬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隨侯行遇大蛇中斷以藥封之歲餘蛇銜明珠徑寸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纖離蒲梢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宛珠

守漢王褒曰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謂以珠宛轉而裝其髻傳璣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珠之不圓者○宛於阮反傳音附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甕及缻也缻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甫有反　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

臣廷敬曰李斯逐客督責二篇如出兩手逐客雅鍊類西漢督責悄潔類子書

臣鴻緒曰秦并六國成一統此書之功不淺

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積夜反齎子奚反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

信任便嬖輕棄老成鮮有不敗人家國者漢唐之季覆轍相尋尤可浩歎

者衆令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按斯此書本自媒而其言與帝王用人無方之義有足相發若阿二世意上書勸行督責以速秦亡辭雖辯不録

子嬰進諫二世書二世立趙高親近日夜毀惡大臣蒙氏子嬰諫不聽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

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相通雖有至理

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以下三篇皆戰國文國策不載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大絃者君也寬和而溫小絃者

臣英曰覆繹前説畧加㸃綴以成文自覺鏗然有餘韻

臣也清廉而不亂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以爪持也○攫已足反醳之愉者醳音釋愉一作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

持論亦正特務為隱語終是戰國習氣

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淳于髡說騶忌子

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

臣乾學曰左傳春客庋詞於朝當即此類而不傳其語此則微示端倪切中時政非復郭舍人枚皐之倫徒取捷給者所可擬

而不能運方穿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欒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罅隙縫罅呼嫁反○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

矣

諷楚報秦有得於春秋復仇之旨全以譬喻行文彌覺古雋

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按此篇為隱語之始附萬民擇君子辭歸於正故錄之

楚人對頃襄王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 鸗野鳥也鶀小鴈也○鶀音其鸗音龍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臣䈎曰以弋鳥諷弋秦楚若臣皆愧此小臣長楊上林曲終奏雅其意亦然豈曰諷一而勸百

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圉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

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繳蘭臺繒縈也○音爭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以石傅弋繳曰碆○音波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噣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還謂遶也蓋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長城在濟南○噣音晝朝射東莒莒縣故莒子國夕發浿丘在清河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午道齊西界當在博州之西境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三國齊趙燕也○翄音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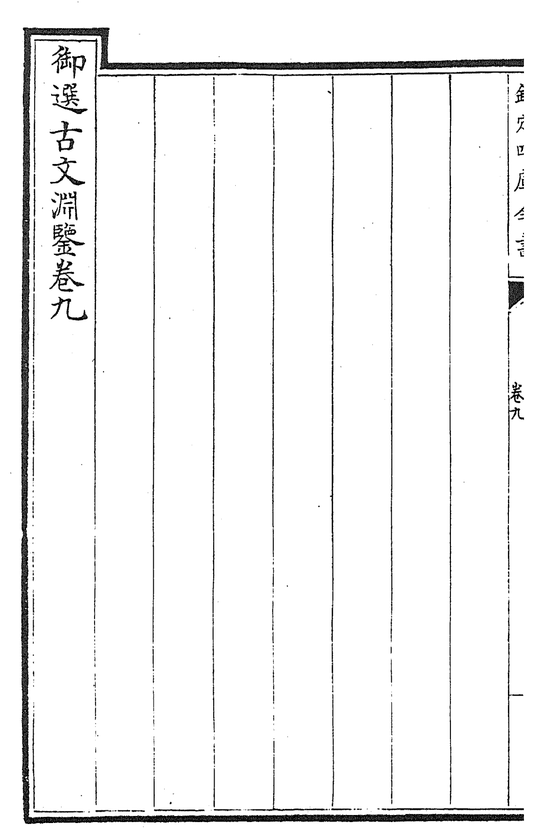
臣士奇曰一發再發然後加於强秦雖借弋為喻而於形勢瞭然非同莊辛黃雀徒然滑稽

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鄳一作鄍河東太陽有鄍城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臣叔元曰繫心懐王不忘敵讐比物連類深於正諫頃襄不為動愧此弋人矣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按此篇類莊子說劍篇而辭采更勝其意主於報彊秦復懐王之仇春秋之義所取也故録之正集



御選古文淵鑒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目録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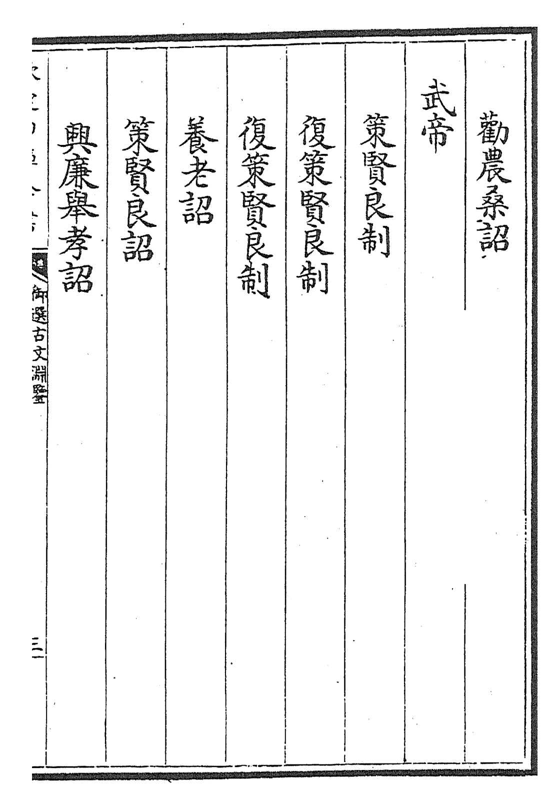
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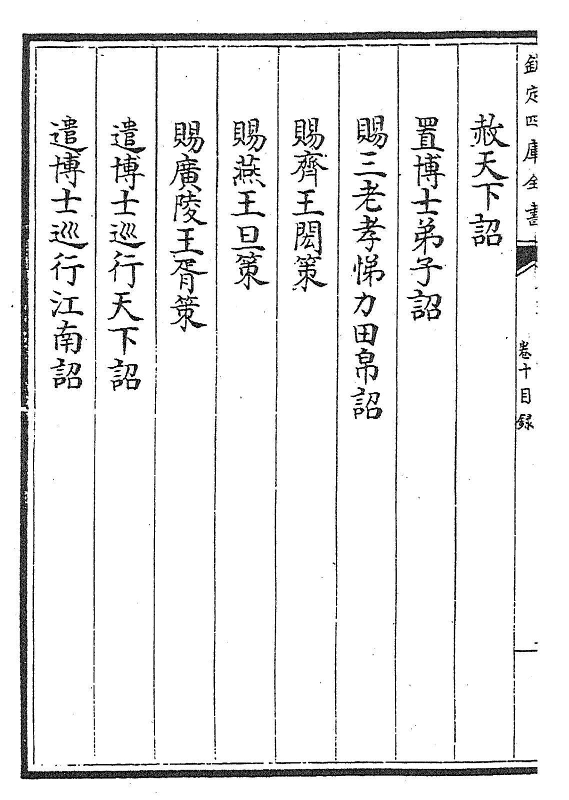
入關告諭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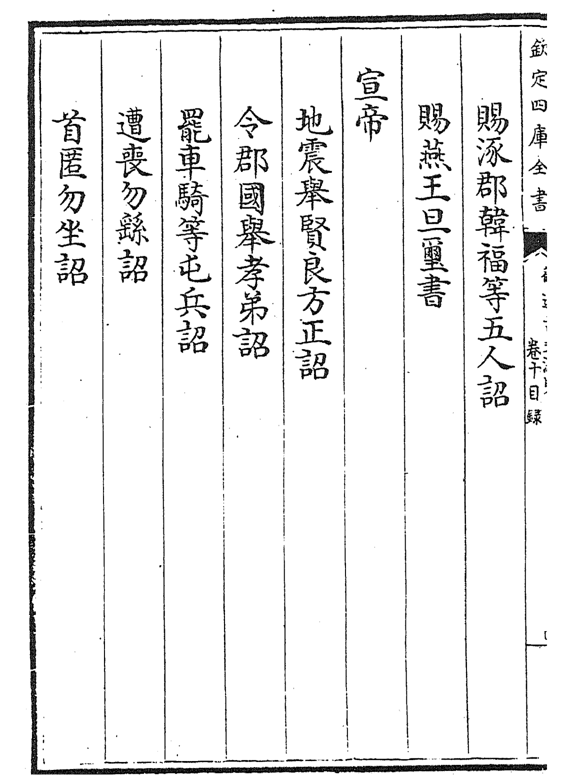
罷兵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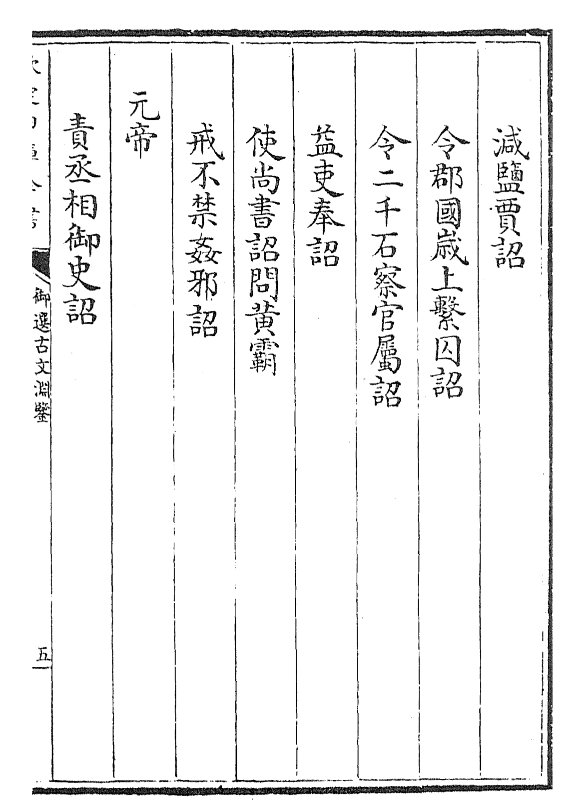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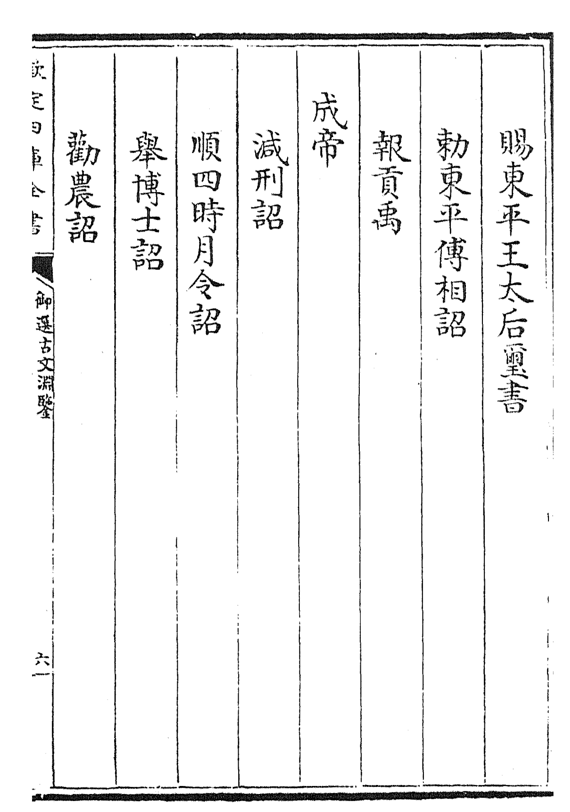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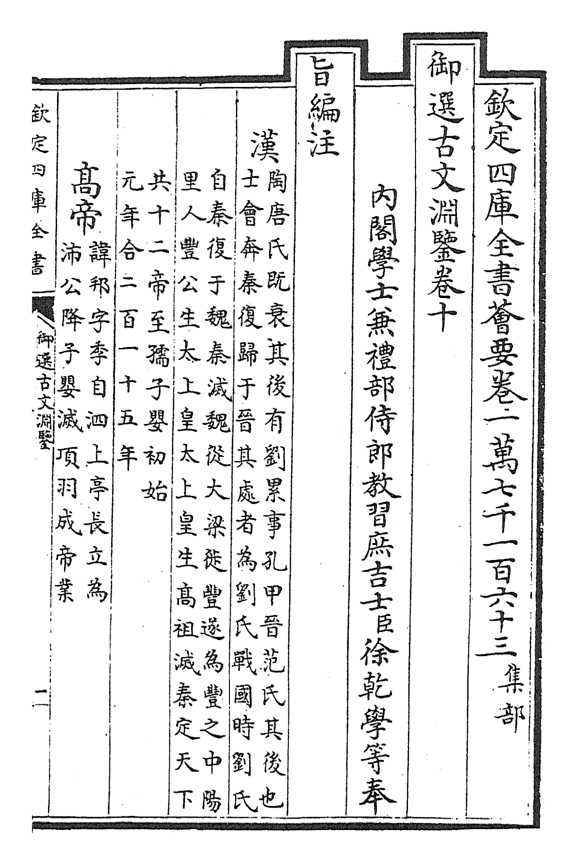


昭帝




減鹽賈詔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益吏奉詔
使尚書詔問黃霸
戒不禁姦邪詔
元帝
責丞相御史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七千一百六十三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事孔甲晉范氏其後也士會奔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復于魏秦滅魏從大梁徙豐遂為豐之中陽里人豐公生太上皇太上皇生高祖滅秦定天下共十二帝至孺子嬰初始元年合二百一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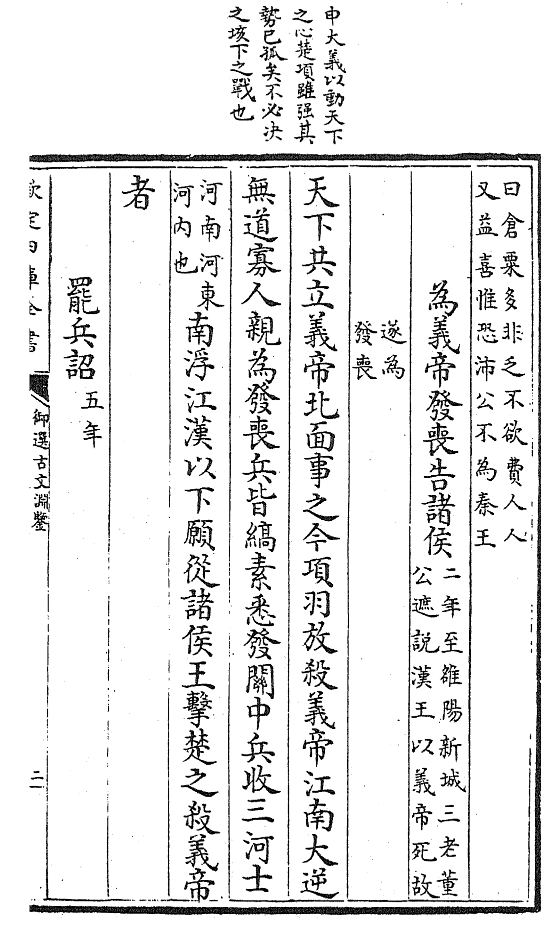
高帝　諱邦字季自泗上亭長立為沛公降子嬰滅項羽成帝業

秦民重足而立如在湯火中一旦除苛法約三章人心所歸天命繫之漢室數百年之基業定於此矣

西山真德秀曰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說者也

入關告諭 漢元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抵至也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按按次第堵牆堵也言不遷動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



中大義以動天下之心楚項雖强其勢已孤矣不必決之垓下之戰也

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二年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遂為發喪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內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罷兵詔五年

豁達大度高帝之所由興罷兵一詔其氣槩尤可想見

西山真德秀曰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之體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辯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大夫第五爵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令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事

重爵位念勳勞有國之常經軫恤出至情且篤厚之誼

臣熙曰貴爵尚功國之令典文

謂役使也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年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公乘第八爵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有辨訟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如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多自

情流動勁婉極有節奏

人材者國家之楨榦儲蓄而器使之惟患其不廣焉帝時取士之法未備宜其求之若渴也

（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廉察也）

求賢詔（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水窓劉友益曰詔郡國求遺賢于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

臣正治曰其言藹切如此而士不至所令非所好也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親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癃疲病也○音隆）

文帝（諱恒高帝子初封代王大臣誅諸呂迎立之廟號太宗○凡漢帝謚皆稱孝）

議振貸詔 元年

民胞物與之懷形諸詔令自覺藹然如春

引年尚齒三代之制具詳時存問學賜予著為令典亦可謂善養老者矣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阽近邊欲墮之意○音坫）而莫之省憂（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趙佗請罷兩將軍求親昆弟其有悔心之萌乎文帝賜書深自貶損詞意真朴佗之感服固其宜也

耕道尹起莘曰呂后專柄時南越王佗反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而

賜南粵王佗書 趙佗高祖十一年立為南粵王高后時叛僭尊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代來即位意以陸賈為太中大夫使南粵賈至佗恐頓首稱臣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

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今即賜佗之詔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略無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心說誠服佗雖欲倔强而不稱臣奉貢得乎

臣德宜曰開示恩信洞達光明

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周竈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于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陳濞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

得帝王馭荒服之道故不煩一旅而南粵稱臣此宋儒張栻歎漢文帝之忠信能行於蠻貊也

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領山名也長沙南界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去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薄厚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謂東越及甌駱等

日食求言詔 二年

詩曰不顯亦臨昭事上帝之心無時可懈因日食而克謹天戒亦倍凛於平日爾

瓊山丘濬曰此後人主因災異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適讀曰讁讁責也）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三光日月星也）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匄乞也啟開也○匄音蓋）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

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

秦多厲禁高帝滌除煩苛乃誹謗訞言之令至文帝時始除之亦已晚矣

耕道尹起莘曰直言雖衆而秦

便民（繇音謠）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寢視不安貌非姦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令當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除誹謗訞言之令詔 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之木（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高后元年詔除訞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

之虐禁猶有存者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臣廷敬曰誹謗妖言之罪古未之有也有之自秦始文帝毅然除之仁矣哉

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必宮庭之上力

也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賜民田租之半詔二年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乏絕致有夭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

崇節儉然後可以行此文帝賜田租之半蓋由此道也

聖王下車以泣罪人恐濫及其父母妻子乎議除收孥相坐律足徵仁厚之至

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免不收也

議犯法相坐詔 二年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收錄為官奴婢也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法害于人是法為暴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至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訞言令孝

用意篤至教詞委曲千載讀之猶足感動況當時之人乎

文二年再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律相坐法○孰古熟字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樹謂蓺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西山真德秀曰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歟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十二年

廣教化旌廉吏深得致治之原俗臻和樂職此故歟

臣乾學曰漢治近古文帝尤醇諸詔書皆藹然懇惻延祚四百有以也置三老以教民尤為德化之實事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

或謂肉刑除而民輕犯法不可以勝姦不知肢體既殘絕其自新之路慘莫甚焉易之以宮所全實多

瓊山邱濬曰自是以來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宮婢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

文帝至是屢下蠲租之詔矣此真恭儉之實效非可勉行於旦夕者

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逃亡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

除田租稅詔十三年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廑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十四年

黍稷非馨明德維馨苟務修德天休自至若徒以祠官之祝詞而欲為人君祈福果何為耶罷之洵為卓識

西山真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之用心也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明後巳（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令祈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與此同意）

親策賢良自此始詔詞簡質猶見古人風旨

策賢良詔

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親策詔之時鼂錯在選中

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比和也）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寧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

臣英曰詳旨沖淡自下彌見蘊蓄之厚

臣士奇曰漢自文帝始策賢良而一代得人為最盛唐宋制科

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策者）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

所由昉也

念切民依務使家給人足而後已語語愷惻如見其憂勞之心

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重直龍反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

以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引爲己咎是

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定和親詔後二年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王者以天下為一家氣象

外不安其生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封圻之内勤勞不處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城兵吏又不能諭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

拳拳於寢兵恤民務期萬物各得其所卒致海內殷富粟至十餘錢則其明效大驗也

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匈奴書（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渫惡民邪惡不正之民降下也謂下）

西山真德秀曰此書旨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

意于利也○漯先列反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令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

臣杜訥曰以至誠之語攄寫仁愛之心遂覺萬彙羣生無不在其度内

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蠉動之類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蠉蠉動貌○跂音啟喙許穢反蠉人兖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章尼等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

高帝初定天下及乎孝惠之時百姓瘡痍未復文帝躬行節儉恩深淵流廟號太宗樂舞昭德宜哉

漢過不先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

景帝諱啟文帝太子

定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舞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

臣熙曰典貫宏大渢渢乎雅頌之音

梁不異遠方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詔詞嚴明有斷制然哀矜惻怛之意益可見矣

書曰惟明克允覆鞫迭訊不厭其詳

讞疑獄詔 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厭服也讞平議也○讞魚列反

治獄務寬詔 後元年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

所以廣好生之德也

宗本抑末語語切至毋為異吏所侵暴尤深中民隱

仲德邵經邦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黄金珠玉

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天下務農蠶詔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纂赤組也○紅功

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

與文帝之敦樸無以異也二帝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

臣正治曰漢初詔令皆有真意此尤王政之大者史稱移風易俗嬈美成康有由然矣

旌廉以懲貪風正所以作士氣

終幼孤得遂長（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謂挾詐偽以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耗不明也讀與眊同）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重廉士詔（後二年）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

臣德宜曰原意貪而愈廉季孫富而愈貪貪廉繫人心不繫貧富也詐之減算得官猶得抑貪長廉之意

文帝嘉惠元元閭閻之間可謂康阜矣至於景帝之時猶不忘勸課農桑史稱其克遵前業信不誣也

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疾吏之貪限訾十算迺得為吏十算十萬也）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勸農桑詔（後三年）

農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中韓蘇張之習汨沒人心已久武帝崇士慨然以則先王法上古為問兩京之經學昌明儒修蔚起肇端於此矣

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為盜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雇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初封膠東王後為皇太子嗣位廟號世宗

策賢良制建元元年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時董仲舒為舉首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褎然盛服貌朕

臣廷敬曰五帝三王以下作一段讀三代受命以下作一段讀後段文意更深細

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於周莫盛于勺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聖祖之功以養天下也王巳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闕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後息與烏虖

臣鴻緒曰武帝大畧雄才自期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悳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謂鬼神所歆饗）悳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

廣逮即位之始首興儒術俾焚坑黃老之後經學大顯功不在禹下

武帝感仲舒之對策因復策多士當時崇尚經術登進才賢意亦勤矣

猥勿并（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于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復策賢良制（建元元年時董仲舒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於是復策之）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

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瑑謂雕刻為文也〇音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

臣英曰策意在勤政崇儉省刑教者皆在得人人之分在賢不肖賢不肖之分在廉恥廉恥之不立在不得其真可爲善問

賢本謂農也令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氛惡氣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謂懼于文吏之法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

制辭屢進益切其於天人化理之源流可謂孜孜不倦矣

臣英曰西漢詔詞以簡潔展武

稱朕意

復策賢良制 建元元年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 寖漸也 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帝三策尤淵邃於理

恤老者而及其子孫曾體人情之至

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小明之詩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養老詔（建元元年）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今天下

武帝復徵賢良文學詔詞蔚然古麗足歡一代文治之美

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給米粟以為糜鬻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 ○鬻之六反 事 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

策賢良詔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上策詔之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 童無草木也 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壮發渠搜南撫交阯發徵發也渠搜遠夷之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屬繫也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時擢公孫弘對為第一按弘對

興廉舉孝深以壅於上聞為戒至立為不舉之罰以懲二千石官長漢武之求材可謂切矣

策言仁義禮智歸重于智術曲學阿世宋儒呂祖謙真德秀俱深非之今但録制辭

興廉舉孝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録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

臣叔元曰興廉則吏治修舉孝則風俗厚西漢之治所以近古而以茲事責二千石尤為得體要也

詔詞簡潔亦見古致

有我師令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謂郡守尉縣令長之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赦天下詔 元朔元年

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

興崇庠序襃進人材乃國家之急務漢置博士以尊經術實始於此

其變使民不倦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貫事也論語曰仍舊貫選擇也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

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置博士弟子詔元朔五年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方道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聞博聞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逸之

朝廷之德澤每患其不能下究處奉行者之未善也縣鄉即賜毋得繇可謂良法

文而興禮樂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 元狩元年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怵者誘也 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小雅正月之詩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眊古耄字

八十曰耄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廵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已聞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即賜毋贅聚贅會也令勿擅徵名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

賜齊王閎策元狩六年三王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其後齊懷王薨無子國除昭帝時旦謀反自殺宣帝時胥坐祝詛誅

辭意嚴正能使聽者凜然

孚正李奇曰令勅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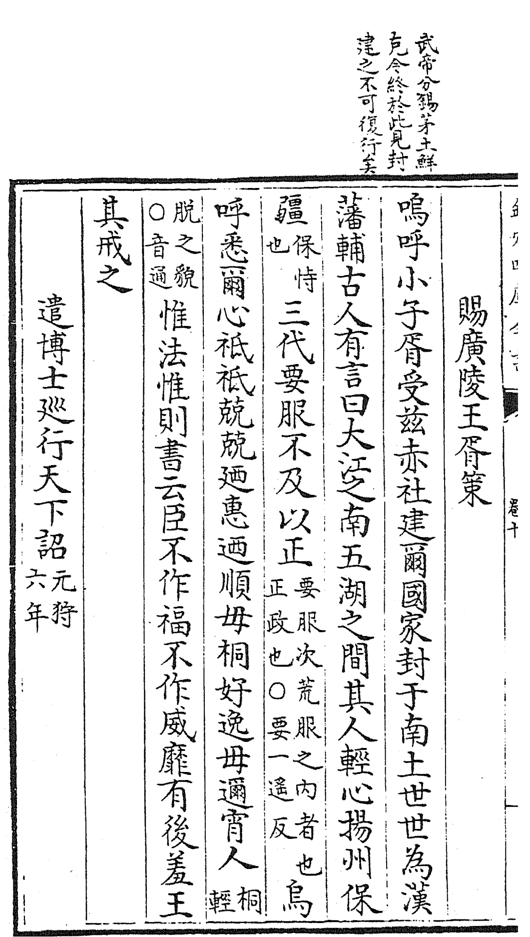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張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共讀曰恭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于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烏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建國之時申嚴邊備可謂長顧却慮矣

賜燕王旦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葷鬻堯時匈奴號也虐老謂貴少壯賤者老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葷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葷鬻徙域（匈奴徙東）北州以妥（妥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棐匪同非也）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士不素習不得應名）

王其戒之



武帝分錫茅土鮮克令終於此見封建之不可復行矣

賜廣陵王胥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次荒服之内者也正政也○要一遥反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桐輕脱之貌○音通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元狩六年

遣使固有專責因以問民疾苦留意人村曲折詳盡深得詔令之體

西山真德秀曰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利而褚大等之出亦為禁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幣錢也）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期有餘月矣）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稱詐為撟強取為虔撟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大褚大也）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天子或在

舉獨行為之詞豈其誠哉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文非高文比也

臣熙曰辭旨錯落古色蔚然自有雲谿岳連之妙

致粟救荒善政也詞氣尤極懇惻

槐野王維楨曰漢人本經術以

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㠯為便者上丞相御史㠯聞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元鼎二年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遠近如一為仁不憚艱難為義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

為治故其詔書所下顯顯然多以教化之政為言而略不及於法令征賦比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遺意

周有聖德而漢未遠為之立後以修祀事與封三恪義同

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尼者具舉已聞

封周子南君詔元鼎四年

祭地冀州后土祠在汾陰本冀州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迺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已奉周祀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

勅楊僕書元鼎六年楊僕宜陽人為樓船將軍征南越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

歷數其罪無可逃遁得以自效如更生矣此使過之法

西山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馭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勑楊僕書史稱其雄才大畧信矣夫

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尋陿地名僕討南粤先陷尋陿破石門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臣正治曰欲用其力而勑責之漢高踞床謾罵意亦爾而僕卒以爭功致敗則真驕蹇不恪者矣

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減內史地租詔 元鼎六年自鄭國鑿渠後至是百三十六歲而兒寛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溢溉鄭國傍高卬之田于是天子下詔

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

興水利以便民復薄租入以寛其力

損上益下之誠溢於言表

人之才分不齊豈可拘以常格昔人相士謂於牝牡驪黄之外亦此意也

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令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挈若計反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勿使失時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因下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泛覆也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泛方勇反跅

臣德宜曰漢世用人惟高祖能駕馭豪傑而武帝彷彿近之讀此覺雄心偉畧不減大風一歌

嚴助與淮南王相結故非人臣禮治郡無聞其罪之小者

東發黄震曰嚴助徒以揮闔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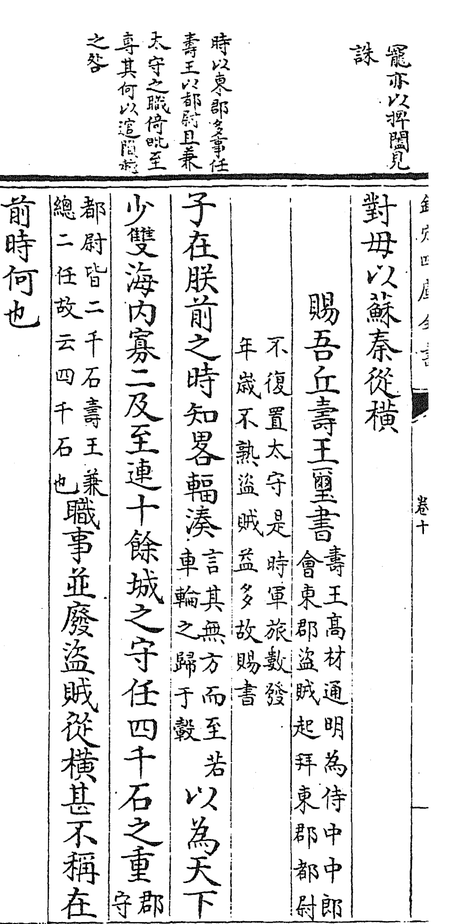
弛之士（斥者，斥落無檢局弛者放廢不遵禮度○斥土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賜會稽太守書（嚴助使淮南還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責）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越種非一故曰諸）北枕大江（枕臨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

罷亦以擧闔見誅

時以東郡多事任壽王以都尉且兼太守之職倚毗至專其何以逭闒茸之咎



對毋以蘇秦從橫

賜吾丘壽王璽書 壽王高材通明為侍中中郎會東郡盜賊起拜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盜賊益多故賜書

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 言其無方而至若車輪之歸于轂 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郡守都尉皆二千石壽王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罷屯輪臺詔 是時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

武帝於稽古禮文之事修舉廢墜備三代典制燦然復興有功世道不淺乃不克遵文景之節儉遂致海內虛耗晚年悔悟已無及矣

西山真德秀曰此武帝悔過之書也其事有四

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可遣卒屯種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

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三明賞罰以報忿四方帝志氣盛壯時閒羣臣此請必欣然從之矣更變知難乃始悔艾帝時年齒已六十九雖徙義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其遺意云

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其前後離厮不相逮及也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

臣廷敬曰細讀此詔如云彘者朕之不明朕不忍聞五伯所弗

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山名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莽通）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為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勤民恤隱之心宛然如覩昔人每以秦皇漢武並舉是何過之深也

臣鴻緒曰讀此詔如嚴寒積雪之後陽和忽轉萬彙皆春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渇（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

臣英曰詔辭悔心真切一無隱諱最為質古縛馬一事計謀卦兆皆謬故鄉士龜筮之從不若庶民

皮肉為利卒苦而邊火乏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邊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上與計者同來赴對也

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

優賜有行義者使修孝弟以敎鄉里較之居官盡職裨益尤多

論情論理步步緊嚴結語更極警痛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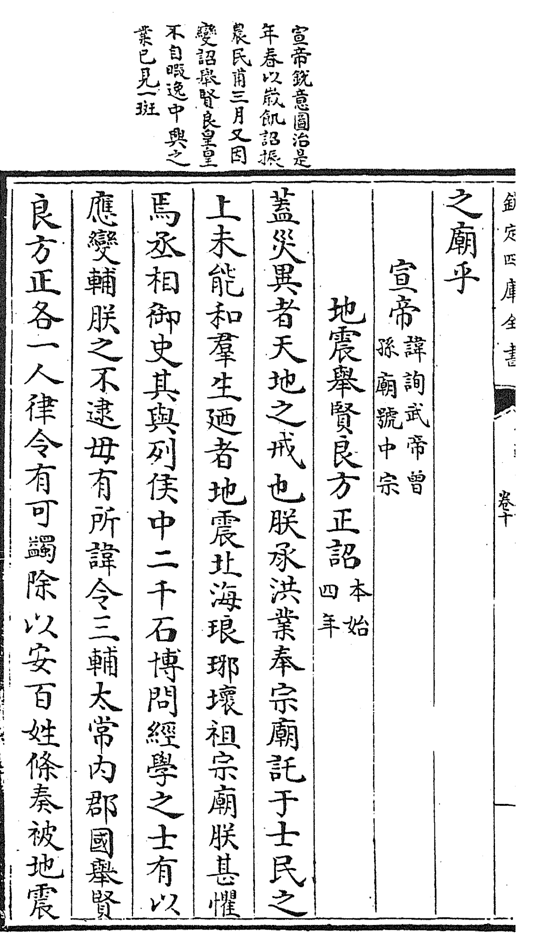
賜燕王旦璽書元鳳元年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旦得書自絞死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

臣乾學曰詞嚴義正不必更言致法於王而已無地自容矣卒之天討得伸并無就戮甸人之跡可謂恩義兩盡

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草叢生曰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古人謂先人）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

宣帝銳意圖治是年春以歲飢詔振農民甫三月又因變詔舉賢良皇皇不自暇逸中興之業已見一班



之廟乎

宣帝諱詢武帝曾孫廟號中宗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本始四年

葢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琊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

漢承秦敝敦本行以挽頽風乃其要務故自文帝武帝皆致意焉

戍卒之勞自古爲甚特詔罷之惠民

壞敗甚者勿收租賦

令郡國舉孝弟詔 地節三年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 不逮者意慮不及也 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罷車騎等屯兵詔 地節三年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

實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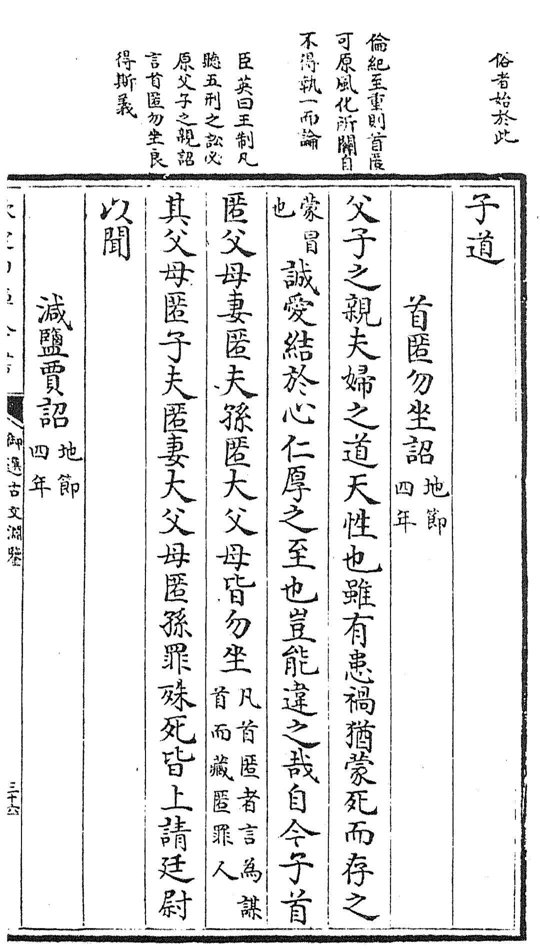
以公家繇役致民不得葬誠爲可憫詔詞惋惻入情

了翁陳瓘曰宣帝之政見於風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者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飭整也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遭喪勿繇詔地節四年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衰千回反而吏繇事使不得葬繇讀曰摇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



俗者始於此

倫紀至重則首匿可原風化所關自不得執一而論

臣英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詔言首匿勿坐良得斯義

子道

首匿勿坐詔 地節四年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

蒙冒也

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

民隱之壅於上聞者多矣軫恤之方自當無微不至

書稱惟刑之恤易言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詔得之詞亦警動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賈讀曰價）衆庶重困（更增其困也）其減天下鹽賈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地節四年）

令甲死者不可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刑者不可息（息謂生長也言劓刖臏割之徒不可更生長亦猶謂子為息耳）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瘐病也囚徒病

臣熙曰仁義之言藹如亦具有綜核名實之意

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察官屬以務平法得慎刑之道矣

律名為瘐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丁見反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

臣正治曰宣帝尚名法而用心忠恕如此吏稱俾德殷宗周宣諒哉

念及侵漁百姓益吏奉以養其廉深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上者天子自謂也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稱尺孕反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益吏奉詔神爵三年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奉扶用反欲

於愛民也

言不迫切而意實嚴敍

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使尚書詔問黄霸五鳳三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黄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詔問霸霸免冠謝罪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

致治有要惟務寛大不流於縱弛考名實不近於刻覈斯善矣

臣德宜曰管子云法禁不立則

戒不禁姦邪詔 黄龍元年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令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

姦邪熄此詔詳切言之漢宣帝之綜覈名實於斯可見

元帝初政汲汲以弭盜振飢為事足

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諱奭宣帝太子

責丞相御史詔上初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上於是敕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

見願治之心

臣廷敬曰漢世以陰陽策免三公其事近誣若民之失業吏之不職則安辭其責

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音促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與藏同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蠲減律令詔按刑法志元帝初立時詔

肫切婉摯猶見忠厚之遺

克守恭儉乃元帝之所長詔詞亦古質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宮館勿繕治詔初元元年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論語云仍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宮室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繕補也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不為浮飾之言能宣爵停之實亦詔令之工者

臣乾學曰用意朴至有文景之

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地震赦天下詔 初元二年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 豲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豲音完 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 師衆也 治有大虧咎至於

惻怛之情溢於言表

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罷珠崖詔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饑饉從之

珠崖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

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思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臣鴻緒曰元帝從賈捐之議罷征珠崖當時洵為有益然自漢末至今遂為郡縣蓋冠裳禮樂矣古今不同勢類如此

赦天下詔 初元三年

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

矜全民命惟恐陷於苛吏之深文比

史臣所以贊其寬弘也

詞近質實意則周詳

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

百姓仍遭凶阸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虖苛吏拘牽虖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初元三年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 媮與偷同 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衞於不居之宮 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 恐

臣英曰罷宮衛令就農是務本實政

亟於拯民之困罔維肫切情見乎辭

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復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

漢文最為沉鬱此獨以華贍出之已開唐人風氣

諱

罷初陵縣邑詔 永光四年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之詩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

婁婉謂復足以啓人之悟班史謂元帝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於兹可見

西山真德秀曰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

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東平王宇宣帝子時犯法與太后不相得上勅

諭王復賜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内離今東平王出繈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于太后不自它者親之辭也言不自同它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

治親之誼矣

臣叔元曰為母言慈為子言孝以聖人而處人骨肉亦無踰於此

傅相之於王任至重矣以詔勅督責

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貫猶緩也）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勑東平傅相詔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之㝡得要領

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蓋廉靜寡欲之人也使之在列足以風示有位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報貢禹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

臣士奇曰報書情文婉至所謂勸以忠信

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文法之吏得以因緣為奸者何可勝計成帝念及此亦見其天資之善

乎（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

成帝（諱驁元帝太子）

減刑詔（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甫刑）令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

引經據古文亦燦然

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〇奇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順四時月令詔 陽朔二年

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尚書作變而此作蕃兩說並通明以陰陽為本也

儒官專司教化所關至重固當慎選其人

令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

時政月令也

傳以不知周行天下

言遞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命周徧天下

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

舉博士詔

陽朔二年

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令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

漢之文景首重農桑優恤勸誡詳於他務成帝此詔猶有紀其祖武之意

臣熙曰語平淡而味雋永引書作結風韻冷然

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勸農詔 陽朔四年

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 劭勸勉也 薄其租稅寵其強力 謂優寵力田之人 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此商書盤庚之辭 其勗之哉

邇流民失業之由思所以振救安全之委曲周到具見誠悃

臣正治曰讀此詔知元成之世猶有文景遺風

遣使者巡行郡國詔 鴻嘉四年

數勑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冗散失其事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民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之往也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辨等威崇節儉則僭侈不作而風俗可淳匪細故也食祿之家尤易流於奢靡令行自近深中窾要

臣德宜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民俗敦樸者未之聞也戒奢防僭首及列侯近臣其言亦深中時弊矣

禁列侯近臣奢僭詔 永始四年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小雅節南山之詩

君子聽樂以平其心蓋將於宮懸考擊之間求制作之本原也若鄭衛之聲何可並列樂府以煩專官

其申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哀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

罷樂府官詔時黄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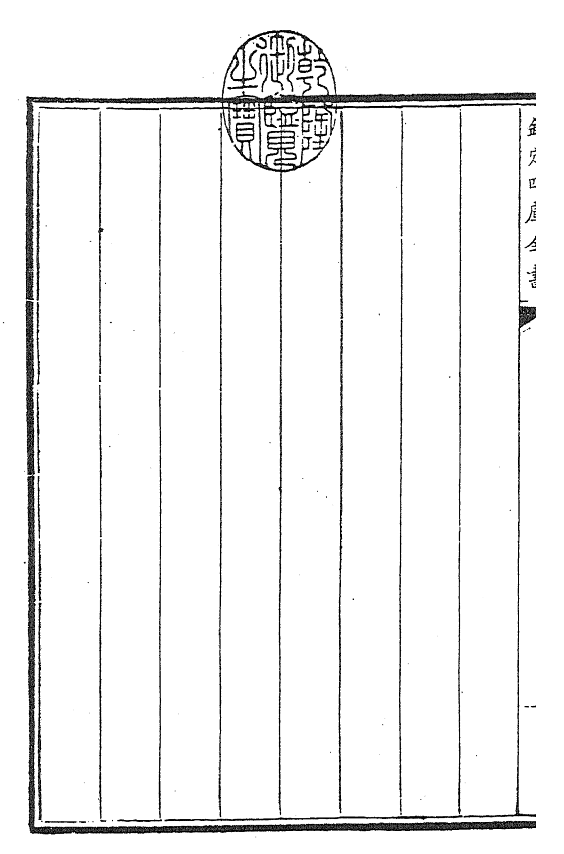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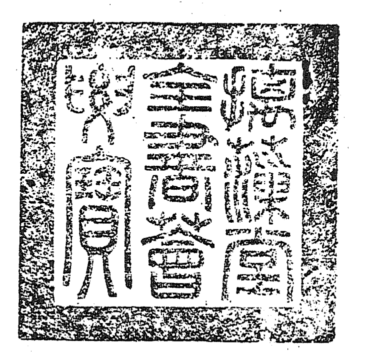
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臣廷敬曰別屬他官者屬之大樂也所罷不應經法者凡四百四十一人詳見樂志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

謹案第十四頁後幅評攄寫仁愛之心刊本攄訛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王錦